

文學印象

——許子東訪談

訪問及整理：譚雅婷

「我在八七年來香港作訪問學者，八九年後那四年在美國念書，九三年再回香港教書，一直到現在已在香港度過了十七年的教學生涯。前後加起來，我在香港生活大概已經有二十年了。」原來在上海出生的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子東教授，轉眼間在香港一待已經是這麼長的光陰。曾經在美國念書而取得東亞語言文化系文學碩士、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且又經常到內地講學的許教授，究竟是甚麼原因使他非香港不取，選擇東方之珠作為他的棲身之地？他對香港的觀感是怎樣的呢？而在香港教學和從事研究這麼多年，又有甚麼經驗跟心得？善於研究中國文學的他，對於香港文學的歷史和未來發展又有甚麼見解？相信在以下的訪談中，定必能為大家解惑，讓大家對許教授與兩岸三地文學都有進一步的認識。

被問及在香港生活的經歷和感受，許教授首先與筆者分享為何定居這個彈丸之地。身為一位學者，他的首要考慮自然是有利他做研究。他直言：「這麼多年來，我有很多機會到不同地方教學、生活，可以到北大教書，也可以在美國，但是我仍選擇了香港作為工作及生活的地方。這其中必有他的道理。」在他心目中，香港有甚麼優勝的地方呢？簡單來說下面幾個原因。

香港文學觀察者

首先，比起其他地方，香港的學界假期特別多。在這裡教書，一年十二個月，當中假期已佔了四個月。這讓教授有更多的時間去做研究和到各地去講學。如此長的假期絕對是每一個渴望有更多時間去做研究的學者所嚮往的。再者是現實的考慮。在香港的大學教書，不但待遇好，薪金也好。單是這一點就已經比內地優勝得多。相比之下，教授當然選擇香港。筆者還記得那時許教授一臉認真地說：「人總是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去生活，對吧？」說的也是，畢竟學者也是人，他們也要過日子，而且做研究也需要經濟基礎。如此看來，香港還真是一個優待人才的地方。學術研究在香港的自由度，縱觀整個中國來說是最高的。由此說明教授在香港研究中國文學和發表言論的時候，比起在內地限制更少。地理方面，由於十分臨近大陸，研究內地的文學發展就更為方便。在海外做研究不是不可行，但與香港相比，聯繫始終不夠緊密。

當然，教授也可以直接在大陸做研究，甚至可能有人會問：「那不是更方便嗎？」不過在大陸做研究的話，未知因素比較多，壓力也相對增加，例如要考慮經濟和政治問題，在香港至少可避免考慮政治立場，研究和創作的空間也比較大。就以教授自己現在與梁文道在鳳凰衛視做的節目《鏘鏘三人行》為例。這種節目在大陸是沒法做的，一直都在輿論的邊緣，唯有香港才能給教授一個空間在電視上暢所欲言。

可是，對於學術研究的發展，難道香港這個地方沒有任何缺陷嗎？對此，許教授表示香港也有她的根本問題。雖然問題不算大，但足以妨礙日後發展的進度。香港的學院競爭一直不大自由，從香港的老師不大有意由一間學校轉到另一間學校便可瞭解。不論在學術上，或是在其他領域上，有良性競爭始終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才代表有進步的空間，否則就少了推動力。而且比起其他地方，香港的社會更加功利，商業壓力也很大。在這個以

商業為首的社會中，人們會側重於會賺大錢的玩意，做事也會優先考慮利益的問題。至於一直被視為不大會帶來利潤的學術研究，自然而然就被忽略了。試問缺乏政府關注與資助的事業，又怎能茁壯成長呢？

香港有文學教育嗎？

中文的教育缺乏訓練欣賞文學作品的的能力，更忽略培養學生對文學的興趣和認識，這種現象某程度上是受到香港社會核心價值的影響。香港社會過於商業化，文學一直走在在邊緣的位置。她不像大陸和台灣的文學，走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中間。主要分別在於香港的文學不干預社會生活，但對台灣和大陸在建設社會的時候，文學可起了很大的作用。反觀香港，她曾是英國的殖民統治區。英國人以自己的一套把香港管理得很好，再者香港的社會建設不靠文學，而是靠文化，這樣一來，文學自然不斷被邊緣化。而且香港的教育也傾向現實，在學院裡教的內容多是一些實用的技能，重視的學科大多都是跟商業有關，學校就像為商家訓練人才，他們當然不會把重點放在文學教育上。

關於如何引導現今香港青年注重文學的發展，教授先道出自己對香港青年人的看法。香港青年也跟香港社會一樣，比較功利。乍聽之下，功利當然是缺點，因為他們凡遇到沒有用處的東西就不做。如果課本上其中有篇文章不用考試的話，他們定必不讀；這項技能若果對日後找工作沒有用處的也不學。不過，功利也可以是香港學生的優點。這種心態可成為一種推動力，做事往往都很積極，一旦有明確的目標就會很努力去完成。

所以要推動他們為文學發展出一分力，就必須給青年人實質的獎勵。否則，縱使他們對文學有興趣，也不願意在這方面下苦功。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有人花了兩年的時間寫了一篇長篇小說，得來的獎金只不過是一兩萬塊，那有甚麼用呢？根本沒有吸引力，倒不如花時間做一些有意義又能賺錢的事。那麼，怎樣才

算是實質的獎勵？許教授開玩笑似的提出一個方法。假如有地產商幫忙，如新鴻基地產舉辦「新鴻基文學獎」，獎金是一間價值三百萬的房子，估計很多人願意犧牲兩年的時間，好好去寫小說。這個方法根本對地產商，甚至香港經濟根本不成問題。每年賺的錢那麼多，地產商留著房子又沒用，這個方法甚至給地產商一個做宣傳的機會。要推動文學發展的話，不止是地產商，銀行和政府都應主動給獎勵。關鍵是，他們看不看重文學在社會的作用。如果他們心底裡覺得文學不重要，當然就不會為推動文學出力。

建國後的中國文學

看過許教授的訪問或有關他的研究的文章都知道，1949年對於中國文學來說，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從這年起，不論在文學傳統抑或是語言上，都出現了三個不同形態的中國文學，分別是大陸、台灣和香港。這個局面稱為三江分流。究竟大陸、台灣和香港文學有甚麼相異之處？他先說大陸文學。這是一個社會主義文學，會得到國家資助。對作家來說，好處是有保障。正因國家很重視文學，作家的地位也隨之提高。這種資助也會帶來壞處。政府會要求作家為她說話，作家也就會犧牲一些創作自由。這不但像中國古代的做法，甚至比中國古代做得更厲害。古代已經有文人為皇帝服務，但並不是所有文人都在這個制度裡面。不是說寫詩寫得好就可以做官，只有經科舉考進去才可以。不過在現今的中國大陸，基本上，只要你投身寫作，不論時間長短、功力如何，政府都會給你一個作家的頭銜，然後在某些時候為她做事。

相對來說，台灣文學受政治的影響比較少，不像大陸那麼多控制。最主要是因為台灣的文人反對日本統治，不用日文，所以有一個中文的復興。台灣有一批作家的中文水準在當時來說是最好的，如余光中和白先勇。尤其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台灣文學的發展比大陸和香港還要好。

香港文學跟她們走的方向不一樣。它的特色可分為兩點。首先它的主流發展領域跟兩岸三地大相逕庭，正好給一些在大陸不甚歡迎的文類一個發展空間。在大陸，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禁止娛樂的。與這有關的文學就轉到香港來發展。鴛鴦蝴蝶派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它來自上海，在上海開花，在香港結果。這些在大陸不受重視的東西，來到香港就成了主流，今天又反過來影響大陸。這充分顯現出香港文學於整個中國文學的重要性。香港文學在大陸不需要娛樂的時候，保留一個娛樂發展的基地，更保留了通俗文學一個再生、復興的機會。電影和武俠小說的蓬勃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散文。周作人很早以前就說過散文發達的兩個要素。第一，散文如果要有好的發展，文人的傳統要與英國文化結合，而在香港結合得最好。就如香港最好的散文家陶傑，他既有英國文化背景，同時又是中國文人。這兩點在大陸就很難做到。因為大陸沒有英國文化的基礎，也很難保持文人的傳統。第二個要素需要在沒有政府管制的時代和地方。香港恰巧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香港政府從來不管制文化發展和文字。文人在報紙上寫甚麼都可以。正是言論自由與其本身的文化特色，促使香港散文的發展。

至於小說在香港的發展，雖不夠耀眼，但當中也不乏出色的本地小說家，如西西和黃碧雲。在這細小的地方，文學能有這樣的發展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近年，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發展出現了大轉變。尤其是在北京和上海，研究的自由度比以前變得更高，範圍也更廣闊。對於這個現象，許教授認為這轉變僅適用於某些領域上，不能一概而論。如果學者做的研究是和現實沒有直接關係的領域，如古典文學、外國文學，甚至現代文學，相比二十年前，甚至可以說自1949年以後，文學研究的空間自是比以前大得多。但是在另一些領域上，禁區仍然存在。比方說教授自己的研究專案：文化大革命，甚至是發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些事件，即使這時候已逐

漸步入開放的時代，研究的時候依然受到諸多限制。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在最近三十年突飛猛進，但是文化和政治並沒有隨著經濟進步，依然比較保守。所以高自由度只適用於局部的領域上。

即使如此，我們不得不承認正在急速發展的中國，其學術氛圍還是比以前開放。基於這些改變，越來越多生活在海外的文人學者回流教書，這究竟對現在的整個中國知識界有何影響？就以香港為例。許教授認為這些回流的海外學者充實了香港的學術界，不但幫助開拓新的研究發展道路，對於整個文壇都有很深的影響。甚至可以說，當中有一些學者在香港的發展遠比他們在歐洲或美國還要好。中文大學的北島教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止在香港，他們在中國大陸也有不少的影響力。之前在香港大學教書，最近到中山大學當教授的甘陽便是另一個例子。由於他的言論比較偏向左派，所以往往在內地有很大的迴響。相信在今後的中國，這些海外回流的學者將會繼續在知識界有突出的表現。

後記：雖說電視節目上的許教授經常嘻嘻哈哈、談笑風生，給人一個和藹可親的學者之感，但當我見到他本人，邀請他接受訪問時，還是不免覺得緊張。尤其當他不講話的時候，也許心理影響，總是覺得教授比較嚴肅。所幸的是，在訪問過程中，在他那親切及幽默性情的感染下，疏離的感覺消失得無影無蹤，換上的畫面是一個依然擁有教學熱誠的老師循循善誘一個還是傻裡傻氣的小記者，把小記者的疑惑一一解答，並和她分享自己的文學研究心得和教學經驗。這次訪問不但讓我有機會近距離和教授交流，更增進了我對兩岸三地的文學發展歷史、特色和當代文學的認識。